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  
第十二回 張天師單展家門 金碧峰兩班賭勝

詩曰： 交光日月煉金英，一顆靈珠透室明。  
擺動乾坤知道合，逃移生死見功神。  
逍遙四海留蹤跡，歸去三清立姓名。  
直上五雲雲路穩，紫鸞朱鳳自來迎。  
這都是說道家的詩兒。

卻說天師大怒，喝令圓牌校尉拿送禮部祠祭司。長老微微而笑，說道：「拿我到祠祭司卻待怎麼？」天師道：「追你的度牒，發你邊遠充軍。」長老心裡想道：「我生時還沒有日月，哪裡有天地？這三教九流，都是我們的後輩，何況一張真人乎！」心裡雖是這等想，卻又不可漏泄天機，問說道：「你莫是個張真人麼？」天師道：「我是與天地同休的天師，麒麟殿上無雙士，龍虎山中第一家。你豈不知道？」長老道：「你也只是這等一個人物。」天師道：「你又是甚麼樣的人物？」長老道：「我們出家人，也不支架子，也不貪真癡，也不欺心滅哪一教。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低。但不知你有何能，欺心滅我佛教？」天師道：「你還不曉得我的道法：

獨處乾坤萬象中，從頭歷歷運元功。  
縱橫北斗心機大，顛倒南辰膽氣雄。  
鬼哭神號金鼎結，雞飛犬化玉爐空。  
如何俗士尋常覓，到得希夷第一宮？  
你還不曉得我的修煉：

水府尋鉛合火鉛，黑紅紅黑又玄玄。  
氣中生氣肌膚換，精裡含精性命團。  
藥返便為真道士，丹還本是聖胎仙。  
歹僧人定虛華事，徒費工夫萬萬年。  
你哪曉得我的丹砂：

誰知神小玉華池，中有長生性命基。  
運用須憑龍與虎，抽添全仗坎兼離。  
晨昏煉就黃金粉，頃刻修成白玉脂。  
齋戒餌之千日後，等閒輕舉上雲梯。  
你哪裡曉得我的結證：

曾經天上三千劫，又在人間五百年。  
腰下劍鋒橫紫氣，鼎中丹藥起雲煙。  
才騎白鹿過滄海，又跨青牛入洞天。  
假使無為三淨在，也應聯轡共爭先。  
你哪裡曉得我的住家：

舉世何人悟我家？我家別是一年華。  
盈箱貯積登仙祿，滿鼎收藏伏火砂。  
解飲長生天上酒，閒栽不死洞中花。  
門前不但蹲龍虎，遍地紛紛五彩霞。  
你哪裡曉得我的神劍：

金水剛柔出上曹，凌晨開匣玉龍嘯。  
手中氣概冰三尺，石上精神蛇一條。  
奸血點隨流水盡，凶豪氣逐瀆痕消。  
削除塵世不平事，惟我相將上九霄。  
你哪裡曉得我的玉印：

朝散紅光夜食砂，家傳玉璽最堪誇。  
精神命脈歸三要，南北東西共一家。  
天地變同飛白雪，陰陽會合產金花。  
須知一印千張紙，跨鳳騎龍謁紫霞。  
你哪裡曉得我的符驗：

篆卻龍文片紙間，飛傳地軸與天關。  
呼風喚雨渾能事，遣將驅兵只等閒。  
關動須彌翻轉過，拿來日月逆周旋。  
若還鬼怪妖魔也，斂手歸降敢撒蠻。  
你還不曉得宋仁宗皇帝御制一篇賦，單道三教之內，惟道為尊：

三教之內，惟道至尊。上不朝於天子，下不謁於公卿。避凡籠而隱籍，脫俗網以似真。樂林泉兮，絕名絕利；隱岩谷兮，忘辱忘榮。頂星冠而耀日，披布褐以長春。或蓬頭而跣足，或丫髻以包巾。摘鮮花而砌笠，折野草以成茵。吸甘泉而漱齒，嚼松柏以延齡。歌闌鼓掌，舞罷遏雲。遇仙客兮，則求玄問道；會道友兮，則詩酒講文。笑奢華之濁富，樂自在之清貧。豈一毫之罣礙，無半點之牽纏。或三三而參同悟契，或兩兩以話古談今。話古談今兮，歎前朝之興廢；參同悟契兮，究性命之根因。任寒暑更變，隨烏兔逡巡。蒼顏返少，白髮還青。攜單筇兮臨清流，潔齋糧炊爨以充饑；提籃鋤兮入山林，採藥餌遍世以濟人。解安人而利物，或起死以回生。修生者骨之堅秀，達道者神之最靈。判吉凶兮，開通易象；定禍福兮，密察人心。闡道法揭太上之正教，書符篆除人世之妖氛。降邪魔於雷上，步罡氣於雷門。扣玄關天昏地暗，激地戶鬼伏神蹲。默坐靜室，存神奪天地之秀氣；閒遊通衢，過處採日月之精英。運陰陽而煉性，養水火以胎凝。二八陰消兮，若恍若惚；三九陽長兮，如杳如冥。按四時而採取，弄九轉以丹成。跨青鸞直冲紫府，騎白鶴遍遊玉京。參乾坤之正色，表妙道之慤慤。比儒教兮，官高職顯，富貴浮雲；比釋教兮，寂滅為樂，豈脫凡塵。朕觀三教，惟道至尊。

張天師這一席話，也不是個漫言無當，也不是個門靡誇多，大抵只是要壓倒個僧家，好滅和尚的。長老心裡想道：「我若是開言，便傷了和氣，卻也又沒個甚麼大進益，不如穩口深藏舌，權做個癡呆懵懂人。」故此只作一個不知。

天師看見個長老不開口，他又把個言語挑他一挑，說道：「你做和尚的，也自說出你和尚的家數來。」長老滿拚著輸的，自

己說道：「我們遊方僧有個甚麼大家數哩，住的不過是個庵堂破廟，穿的不過是個百衲鶉衣；左手不離是個鉢盂，右手不離是根禪杖。」天師得了他的輸著，好不歡喜，也說道：「可知是和尚的家數了。住的庵堂破廟，就只是個花子的伴當；穿的百衲鶉衣，半虱子也有幾斗。左手的鉢盂，是個討飯的傢伙；右手的禪杖，是個打狗的本錢。」天師嘴裡說著倒不至緊，兩邊文武百官也覺得天師犯了個忒字兒。可的姚太師又馳驛還鄉去了，故此天師放心大口說話。長老道：「既是天師的道法精，可肯見教小僧麼？」天師道：「憑你說個題目來。」長老道：「就請教個出神遊覽罷。」天師道：「此有何難？」萬歲爺看見這個天師發怒生嗔，恐有疏失，即時傳旨，著僧道各顯神通，毋得粗糙生事。

天師得了旨意，越加精神，就於金階之下，閉目定息，出了元神。多官起眼看時，只見天師面部失色，形若死屍，去了半晌尚然不回。及至回來，心上覺得有些不快；心裡雖則是有些不快，皮面兒上做個洋洋得志的說道：「我適來出神，分明要遠去，偶過揚州，只見瓊花觀裡瓊花盛開，是我細細的玩賞一番。」長老道：「怎麼回得遲？」天師道：「遇著后土元君，又進去拜謁太守，又從海上戲耍一番，故此來遲。」長老道：「想是帶得瓊花來了？」天師道：「人之神氣出遊，止可見物知事而已，何能帶得物件來也？和尚既出此言，想是你也會出神？想是你的出神，會帶得物件來也？」長老道：「貧僧也曉得幾分。」天師道：「你今番卻出神遊覽來我看著。」長老道：「貧僧已經隨著天師去遊覽瓊花觀來。」天師道：「你帶得瓊花在哪裡？」長老把個瓢帽兒挺一挺，取出兩瓣瓊花來。天師接手看著，果是瓊花。百官見之，果是瓊花。即時獻上萬歲爺，說道：「天師此行好像個打雙陸的，無梁不成，反輸一帖。」原來天師出神去了，長老站在丹墀之中，眼若垂簾，半醒半睡，也在出神，只是去得快，來得快，人不及知。天師出神，只到得揚州，去了許久，都是長老把根九環錫杖橫在半路中間，天師的元神遇著個毒龍作耗，沿路稽遲，及至長老收起了錫杖，天師才得回來。

卻說天師吃了虧，心裡明白，只是口裡不好說得，其實的豈肯認輸？說道：「和尚，你既是有些神通，我和你同去罷。」長老道：「但憑天師尊意。」天師道：「先講過了，不許蠱毒魔魅。」長老道：「出家人怎麼敢！」卻說天師依舊在金階之上閉目定息，出了元神。長老眼不曾閉，早已收了神，笑吟吟的站在丹墀裡面。天師又去了，熱多時，方才一身冷汗，睜開眼來。天師又是強說道：「今番和尚出神，曾在哪裡遊覽來？」長老道：「天師到哪裡，貧僧也到哪裡。」天師道：「我已經在杭州城裡西湖之上遊覽一番。」長老道：「貧僧也在西湖上來。」天師道：「我已帶得一朵蓮花為證。和尚，你帶些甚麼物件來？」長老道：「貧僧帶的是一枝藕。」天師道：「你的藕是哪裡得來的？」長老道：「就是天師花下的。」天師道：「你試拿來我看著。」及至長老拿出藕來，還有個小蒂兒在上面，卻是接著天師蓮花的。這百官微微的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天師得的還是妍華，長老得的倒是根本。」

天師心上分不快，說道：「和尚，你既是有這等神通，今番我和你遠去些。」長老道：「但憑尊意，小僧願隨。」天師收拾起一股元神，仍舊在於金階之下，閉目定息。長老也仍舊在丹墀之中，閉目定息。長老終是來得快，天師又過了半晌才來。長老又笑著。天師覺得又有些惱頭兒，說道：「和尚，你今番卻在哪个遠處來也？」長老道：「你在那裡收桃子時，我也在那裡了。」天師道：「我在王母蟠桃會上來。可惜的去遲了些，止剩得三個桃子，都是我袖了他的來。」長老道：「貧僧也收了一個來。」天師聽知長老也收了一個，心上狐疑，把隻手伸到袖兒裡掏一掏，左也只是兩個，右也只是一雙。天師道：「和尚的桃子，敢是偷我的？」長老道：「是我捨將來了。」天師道：「敢是說謊麼？」長老道：「說謊的掉了牙齒！」一手挺起一個瓢帽，一手取出一個仙桃。天師又覺的掃了他的興兒。文武百官本等是說天師高妙，也有說這和尚卻不是個等閒的那謨。內中有個劉誠意，他是個觀天文、察地理、通幽明、知過去未來的，看見天師兩番收神遲慢，便袖占了一課，心上就明瞭。原來天師杭州轉來，是長老把個九環錫杖豎著在路上，變做了一座深山，天師誤入其中，不知出路；長老收了錫杖，天師才找著歸路。天師王母蟠桃會上轉來，又是長老把個九環錫杖在於歸路上劃成一條九曲神河，天師循河而走，走一個不休；長老收了杖痕，天師才找著歸路。又撮了小小一個術法，弄了他一個仙桃。故此三番兩次，長老收得快，天師收得遲。

卻說萬歲爺看見這個和尚好有些不遜天師處，即時發下一道旨意來，說道：「適來兩家賭賽，都是些傍門小乘，以後不宜如此戲謔。」天師就趨著這個旨意，要奈何這個長老，說道：「和尚，我今番明明白白和你賭個勝。」長老珞珞確確說道：「但憑！但憑！」天師道：「都要呼的風，喝得雨，令牌響處，天雷霹靂，遣將幾位天將下來，教他東，他不敢往西，教他南，他不敢往北。卻要這等樣的神通！」長老道：「賭些甚麼？」天師道：「我輸了，我下山；你輸了，你還俗。請旨定奪，不得有違。」長老道：「這罰得輕了些。」天師道：「還要怎麼樣的重罰？」長老道：「都要罰這個六陽首級。我輸了，我的六陽首級砍下來與你；你輸了，你的六陽首級砍下來與我。」天師道：「就罰了這個六陽首級罷！」把個文武百官嚇得只是心裡叫苦，口裡不敢作聲。萬歲爺聽了罰六陽首級，也慮及天師，怕一時有些差錯，即時傳旨，宣天師上殿。三宣兩召，直至金鑾殿擎天柱下。萬歲爺坐在九龍墩塌之上，把個玉圭指定了天師，說道：「這個和尚遠來尋你，必有大能，你須自家想定了，有個真傳實授，你便與他賭個輸贏，但若是傍門小術，倒也不透露相罷。待我發起怒來，趕出他到午門外去，體面上還好看些。」天師道：「臣的印劍符章，都是從始祖以來傳授到今日。現有符驗一箱，神書一卷，驅神役鬼，正一法門，臣豈懼這個和尚？」聖旨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任你施為，下去罷。」又傳聖旨，宣那和尚上來。只見碧峰長老搖大擺，擺將上來。萬歲爺道：「你與我國天師賭勝，事非小可，你不可看得恁般容易。」長老道：「輸贏勝敗，人間常理。」萬歲爺道：「你輸了，不要哀告於我，我這裡王法無親。」長老道：「普天之下，哪一座名山洞府，沒有個捨身岸，哪還會平地攔將下去，跌似一塊肉泥。貧僧今日賭勝而死，死得有名，何懼之有！」萬歲爺道：「你不要說這等的大話。你且到丹墀底下去看。」長老方才下來，只見殿東首閃出一位大臣來，垂紳正笏，萬歲三呼。萬歲道：「見朕者何人？」那一位大臣奏道：「臣誠意伯劉某。」萬歲道：「有何奏章？」劉誠意道：「僧道比勝，比軍門廝殺不同。那軍門廝殺的，還按個軍令收放，有個號頭。這兩家賭勝，都是些書符諷咒役鬼驅神，贏了的歡喜，輸了的羞慚。臣恐羞慚的擊石有火，遣下惡神惡鬼來，卻這九間金殿不便。」萬歲爺道：「卻要預防他兩家不致後患，才為穩便。」劉誠意道：「今日僧、道兩家須則各要幾個官保，才無後患。」萬歲爺道：「依卿所奏。卿且退班。」劉誠意下班。即時傳下旨意，說道：「今日僧道賭勝，著文武班中取保，願保者書名畫字，後有疏虞，連坐不貸。」旨意一到，班部中閃出一位大臣，說道：「小臣願保天師。」萬歲爺龍眼看時，只見是成國公朱某，願保天師。書名用印，簽押關防，退本班而去。去猶未了，班部中閃出一位大臣，說道：「小臣願保天師。」萬歲爺龍眼看時，只見是英國公張某，願保天師。書名用印，簽押關防，退本班而去。去猶未了，班部中閃出一位大臣，說道：「小臣願保天師。」萬歲爺龍眼看時，只見是衛國公鄧某，願保天師。書名用印，簽押關防，退本班而去。去猶未了，班部中閃出一位大臣，說道：「小臣願保天師。」萬歲爺看時，只見是定國公徐某，願保天師。書名用印，簽押關防，退本班而去。

萬歲爺心裡想道：「天師是我的心腹，百官恰好就都保天師。」卻說這個萬歲爺終是個皇王氣度，天地無私。看見那個和尚沒有個人保，他坐在九龍墩塌上，連聲問道：「文武班中何人肯保僧家？」一連問了幾遍，只見班部中鴉鵲不鳴，風停草止。原來張天師住在龍虎山中，自從漢朝起，傳留到於今日，根深名大，而且屢次遣將驅兵，人人曉得，故此保的多，料定了張天師決無大疏失。若是那個和尚，他本等是個北方來的僧人，不知他在哪個破廟里居住？他的嘴兒又硬，口說的無憑，倘有疏虞，他哪裡又來顧我？故此不保和尚的多。這叫做是個「扶起不扶倒」。萬歲爺問得發性，坐在九龍墩塌上問道：「怎麼保和尚的不見出來？」只見文武百官中間，也有說道：「哪個敢保和尚？」也有說道：「媒人不挑擔，保人不還錢。保了僧人，終不然就要兌命。」道猶未了，班部中閃出一位老臣，頭戴臘雪，鬢壓秋霜，說道：「老臣願保僧人。」萬歲爺龍眼觀看，只見這個老臣還是洪武爺未登龍以前的人物，今年壽登九十三歲，學貫五車，才傾八斗，本貫太平府當塗縣人氏，現任大學士之職，姓陶名某，願保僧人。他一邊寫著保狀，一邊問著僧人說道：「你實實的叫個甚麼名字？我好保你。」長老道：「我俗姓金，號為碧峰，叫做個金碧峰長老。」陶學士說道：「我定保你了。」書名用印，簽押關防，退回本班而去。去猶未了，班部中又閃出一位青年大臣，說道：「小臣願保

僧人。」萬歲爺龍眼觀看，只見是誠意伯劉某，願保僧人。書名用印，簽押關防，退回本班而去。

卻說僧、道兩家賭勝，俱有了保官。只見文官武將議論做一坨兒，說道：「今日這椿事，保天師的雖多兩員，卻都是我輩中人物也；保和尚的雖少兩員，這兩員卻有許多的勾當。怎見得有許多的勾當？陶學士年將百歲，多見多聞；劉誠意善知天文，能察地理，通達過去未來。這兩位高人倒保了和尚，莫非和尚今日有幾分贏了？」內中又有人說道：「張天師卻不是等閒之人，你不記得洪武爺朝裡，他與鐵冠道士賭勝，四九天道，他還借轉來做個三伏天道，去綿襖，更汗衫，有旋天轉地之力，何愁一個和尚。」內中也有說道：「不必耽憂，頃刻便見。」只見天師傳下號令，仰上、江二縣，要不曾見過女人的桌子，用七七四九張；要不曾經過婦人手的黃絨繩，用三百根；要向陽的桃樹椿八根；要初出窯門的水缸，用二四隻；要不曾經禽鳥踏過的火爐，用二六一二隻；要沒有妻室的高手丹青，用六名；重唇紅齒白的青童，用五六名；要不曾開簾的符水紙，用千百餘張；要朝天宮平素有德行的道官，用一百二名；要神樂觀未出童限的樂舞生，用六名。辰時出牌，限巳時初刻一切報完，如違以軍令施行。

卻說上、江兩縣俱是有能幹的清官，兩縣的民快俱是有家私的好漢，照牌事理施行，即時搬運到皇城裡面去了。天師就於九間金殿上立壇，把那桌子一張上疊一張，疊得有數丈之高。黃絨繩周圍匝匝，捆的捆，纏的纏。把個桃樹椿按乾、坎、艮、震、巽、離、坤、兌的八卦方位擺開來，用八個青童，頭上貼著甲馬，手裡拿著槌兒不住的打。用丹青手彩畫了五方五帝兇神旗號，一按東方甲乙木，立著青旗，旗上畫的青龍神君；二按南方丙丁火，立著紅旗，旗上畫的火德星君；三按西方庚辛金，立著白旗，旗上畫的白虎神君；四按北方壬癸水，立著皂旗，旗上畫的黑殺神君；五按中央戊己土，立著黃旗，旗上畫的靈官神君。把那二四隻水缸，按二四氣擺開來，用青童二四個，頭上貼著甲馬，手裡拿著棒兒不住的把水來攪。把那二四座火爐，跟著二四隻水缸，一隻間一坐，用青童二四個，頭上貼了甲馬，手裡拿著扇兒不住的把火來煽。叫那朝天宮一百二個道官，口裡誦著《黃庭經》。叫那神樂觀六名樂舞生，口裡吹動著響器。壇下許多飛報行情，還有許多拾遺補缺。天師原是個肯愛奢華的，把個皇城收拾得像個極樂天庭一般的景象。

壇場已畢，請天師臨壇。天師齋戒沐浴，越宿而來。來到壇下，直上到桌子頂上，披著髮，仗著劍，踏著罡，步著斗，捻著訣，念著咒。初然臨壇，還是五更時分，那時節萬里無雲，一天星斗；到這早晚，已自天色漸明。天師在桌子上撮弄得緊，道官在兩邊念誦得緊，樂舞生在四下裡吹打得緊，攪水的攪得緊，煽火的煽得緊，打樁的又打得緊，就把乾坤也逼勒得沒奈何。只見西北方一朵黑雲漫天而上，皂旗已是得了風，風兒漸漸宣，雲兒漸漸慢，立地裡天昏地黑。文武百官說：「這早晚要個天神下來，何難之有。」早有個當駕的官奏上萬歲爺，說道：「此時天昏地黑，怕走了和尚。」萬歲爺傳下旨意：「關了皇城四門，不許走了和尚。」

卻說朝內文官武將，大約有四百多員，這四百員文武官員，豈沒有個六親出家做道士的？又豈沒有個六親出家做和尚的？做道士的看見天師這等作為，其心大喜；做和尚的看見天師這等誇張，心上也卻有一點.....恰好就有一個官長，山南人氏，現居正二品吏部侍郎之職，姓陳名某，他有七個公子，第六個公子華蓋星照命，也在善世法門中。這個陳侍郎老大有些不足天師處，心上分明要去作興那個僧家，卻又不見個和尚在那裡。東邊也叫聲：「年兄，和尚在哪裡？」西邊也叫聲：「年兄，和尚在哪裡？」

畢竟不知這個侍郎老爹尋著那個和尚，還是怎麼樣兒作興他，不知那個和尚得了這個侍郎老爹作興，還是怎麼樣兒顯聖，且聽下回分解。